



張恨水  
全集

# 劍胆琴心



01010435475U 郑州大学图书馆

张恨水  
全集

长篇小说 ● 第十三卷 ●

# 剑胆琴心



QAZ63/01

(晋)新登字2号

剑胆琴心

张恨水 著

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(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)

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朝阳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: 850×1168<sup>1/3</sup>; 印张: 15.75 字数: 339千字

1993年1月第1版 1993年1月朝阳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5000册

ISBN 7-5378-0761-2

---

I·739 定价: 平装11.00元  
精装13.20元

## 自序

身有所凄然不能受者谓之痛，心有所怡然自得者谓之快，不能受者，一旦极尽去之，而更令吾心有所怡然自得，斯则谓之曰痛快。痛快之言，吾人虽尝习闻于乡党父老，兄弟朋友之间，然而以其所习闻，故未尝当为人生哲学而一会之也。今且思之，当人之发斯言也，孰有不眉飞色舞，发之于心，而洋洋乎于面者乎？是则人生之贵有痛快，不待言也。

虽然，痛则人生常有，快则未也。一人立身社会，上而父母之瞻养，下而子弟之扶持，微而细君之所盼望，大而国家乡党所予之负荷，兼之本人之言行，为衣食住行之奔逐，或为朋友社会所不谅解，将何往而不痛苦？凡兹所述，一人虽不必具备，而亦绝不能尽无，是真佛家所谓生之苦也。痛愈多，而快愈不可得。惟其不可得，于是古人有过屠门大嚼，聊以快意之可怜之言，盖形迹未可图得快乐。乃寄托之于幻象也。人生差有此幻象中之快乐，乃使无限怀抱痛苦之人，得一泻无可宣泄之情绪，而音乐家、图画家、词章家、小说家，应运以生矣，盖彼自宣泄者犹小，而足可以观者闻者亲近者，有所羨赏或共鸣，得片时之解忧者也。

恨水忽忽中年矣，读书治业，一无所成，而相交友好，

因其埋头为稗官家言，长年不辍，喜其勤而怜其遇，常以是相嘱，恨水乃以是得自糊其口。当今之时，雕虫小技，能如是亦足矣，不敢再有所痛也。然一反观先祖若父，则不免有惭色焉。先是予家故业农，至先祖父开甲公生而魁梧有力，十四龄能挥百斤巨石，如弄弹丸。太平天国兴，盗大起，公纠合里中健儿，维护一乡于无事。无何，清军至，迫公入伍，公出入战场十余年，死而不死者无数。及事平，于山河破碎之余，睹亲友流亡之惨，辄郁郁不乐。而清室将帅病其有傲骨，不因巨功而有上赏，临老一官，穷不足以教训子孙也。恨水六岁时，公六十四龄矣。公常闲立廊庑，一脚跷起二三尺，令恨水跨其上，颠簸作呼马声曰：“儿愿作英雄乎？”余曰：“愿学祖父跨高马，佩长剑。”公大乐，就署中山羊，制小鞍辔，砍竹为刀，削苇作箭，辄令两老兵教驰驱射舞之术于院中。恨水顾盼自雄，亦俨然一小将领也。明年，公乃谢世，予虽幼，哭之恸。公有巨鞭，粗如人臂，常悬寢室中，物在人亡，辄为流泪。先父讳钰，纯粹旧式孝子也，睹状乃益哀，谓儿既思祖父，当有以继祖父之志。儿长时，我当有以教之也。盖先父丰颐巨颡，生而一伟丈夫，读书时即习武于营伍间，为不负家学者。而生性任侠，苟在救人，虽性命有所不惜。予稍长，读唐人传奇及近代侠义小说，窃讶其近似，受课余暇，辄疑之而请益。先父曰：“予曩欲儿习武，今非其时矣。予宦囊稍裕，当令尔赴海外外科学也。”卒不语。因之恨水于家传之武术，遂无所得。然灯前月下，家人共语，则常闻先人武术之轶闻以为乐。先祖有兄弟行，任太平天国，后一溺于舟，一隐于樵，因之先人所述，又多荆棘铜驼之思。初不作成王败寇语，更甚觉先人胸

志之扩爽也。予十六，先父又弃养，江湖飘泊，凡十余载，豪气尽消，力且不足缚一鸡，遂不至沿门托钵，以求生活，而困顿故纸堆中，大感有负先人激昂慷慨之风。昔《水浒》写卖刀人不道姓名，谓为辱没煞先人，予一思之，辄为汗下矣。年来既以佣书糊口，偶忆先人所述，觉此未尝不可掺杂点缀之，而亦成为一种说部。予不能掉刀，改而托之于笔，岂不能追风于屠门大嚼乎？意既决，而《剑胆琴心》遂以名篇，未敢以小道传先人余绪，而我所痛于不能学先人者，或得稍稍快乐云耳。予文足称，亦无若何高深意思寓于其中，而读者于风雨烦闷之夜，旅馆寂寞之乡，偶一翻是篇，至其飞剑如虹，腾马如龙处，或亦忘片时之烦闷与寂寞乎？是亦幻象之痛快，与诸君共之者也。

是书之成，乃逐日写之，发表于旧京《新晨报》。上半部既竣，报社即付印，予初无所闻知。及社中人索序于予，则且从事装订矣。粗疏之作，又未遑整理，则文意中之讹误不当，事所难免。谨叙为书缘起之余，附白于此焉，惟读者谅之。

民国十九年九月一日

张恨水 序

# 目 录

自 序 .....	1
第 一 回 卖酒秋江壁诗惊过客 舍舟中道袱被访高贤 .....	7
第 二 回 点烛高谈壮军戎马健 翻身下拜月下剑光寒 .....	13
第 三 回 索骥迢峰峦荒厂度夜 结茅在泉石古洞疑仙 .....	31
第 四 回 搔痒撼丰碑突逢力丐 抚膺来旧国同吊斜阳 .....	41
第 五 回 慷慨话当年重游旧路 凄凉吊夜月愁听寒涛 .....	52
第 六 回 踪迹不明梦中惊解组 姓名无异身外托传书 .....	63
第 七 回 凉夜斗凉山戏玩老辈 客途听客话义救寒儒 .....	75
第 八 回 随手显功夫茶寮较力 细心分解数草地挥拳 .....	85
第 九 回 虽败犹荣埋名甘遁世 弄巧成拙盗宝枉追踪 .....	97
第 十 回 匕首横飞此君来不速 刺痕乍裹孝子感尤深 .....	108
第 十 一 回 逆旅晤蛾眉青垂寒士 轻车弄虎穴巧服群雄 .....	120
第 十 二 回 兔起鹤落梦酣来恶斗 目挑眉语马上寄幽情 .....	132
第 十 三 回 是鬼是仙塔尖飞野火 疑人疑我道半释强俘 .....	145
第 十 四 回 绝艺惊人空手入白刃 狂奔逐客黑影舞寒林 .....	160
第 十 五 回 此理不明卧地惊怪汉 前疑可释举火会高朋 .....	174
第 十 六 回 茅店相逢老姬奋大勇 荒庵小住少女现轻功 .....	185
第 十 七 回 三侠同攻众么遭痛击 群英偶集一老阻忠谋 .....	196
第 十 八 回 白首誓双拼骄翁败北 绿林付一炬大寇潜踪 .....	215
第 十 九 回 轻薄数言怨顽过闹镇 苍茫四顾感遇渡寒江 .....	229
第 二 十 回 踏雪为书生情深觅药 分金赠壮士义重衔环 .....	248

剑胆琴心

- 第二十一回 佳偶可成娇容窥醉色 良缘志别宝剑换明珠 ..... 267
- 第二十二回 避险白门送一肩行李 逞才蜀道弄几个轻钱 ..... 280
- 第二十三回 奇器求生连环成巨炮 只身服敌两手破单刀 ..... 291
- 第二十四回 胡帝胡天山王重大典 难兄难弟魔窟庆余生 ..... 305
- 第二十五回 世外有天人手牵猛虎 目中无鼠辈心怒妖狐 ..... 320
- 第二十六回 不谋而合无心得哑侣 胡为乎来故意斗尼僧 ..... 331
- 第二十七回 手指数伸强梁驴上去 灯花一闪倩影座中飞 ..... 343
- 第二十八回 暗碎心房酒家逢铁块 独开眼界松谷见猿桥 ..... 356
- 第二十九回 舍命访奇人兽林下拜 腾身救远客鹰啄飞来 ..... 369
- 第三十回 萍迹聚东川良朋把臂 花容窥北艳有女同舟 ..... 382
- 第三十一回 促膝道奇闻同酣白战 隔窗作幻想独醉红情 ..... 399
- 第三十二回 鬓影衣香相思成急病 晓风残月消息鉴芳心 ..... 413
- 第三十三回 惟侠有情片帆甘远逐 移忠作孝匹马请孤征 ..... 427
- 第三十四回 群贼如毛装神玩蠢敌 浑身是胆率仆突重围 ..... 439
- 第三十五回 蔽日旌旗奇兵散股寇 连宵炮火妙策救危城 ..... 459
- 第三十六回 粉壁留题飞仙讶月老 倭刀赠别酌酒走昆仑 ..... 481



第一回 卖酒秋江壁诗惊过客  
舍舟中道袂被访高贤

英雄自古半屠沽，姓氏何须问有无。起舞吴钩人不识，飘然散发走江湖。

几株古柳对柴门，犹有红羊劫后痕。一样江湖摇落恨，秋来无计慰桓温。

飘零琴剑复何求，老去生涯一钓舟。不见中原虬髯客，五湖隐去不回头。

扑去黄衫两袖尘，打鱼卖酒楚江滨。客来不觉昂头笑，三十年前老故人。

这四首七绝，写的是四张条幅，悬在一家酒店的壁上。因为悬挂的日子，为时很久，纸色已不是那样洁白。单说攀住这四张条幅的棉绳，已成灰黑，分不出原来是什么颜色了。这酒店里常来的顾客，十之七八，都是农夫渔父。他们不知道诗是什么东西，绝没有人来注意。就是临时来的顾客，无非是河下过往的商人旅客，一坐便走，也不会研究到四张条幅上去。不过主人翁对于它，倒好像很是爱惜，不让它破烂，也不让它污秽，挂在那里总保持它的原状，一直悬了七年之久。

这天居然遇到一个识者。那个时候，一轮红日，已经偏向西方，渐渐要沉落到一带远山里去。一道金光射在河里，将波浪截断，随着波浪，荡漾不定。这河的东岸，便是这家酒店，店外一列几十棵高大柳树，参差站在水边，拖着整丈

长的柳条，向水面垂了下去。柳树年代久了，树根又叉丫丫，由岸上伸了出来，两株大树根上，都有小渔船的系桩绳在上面拴着。柳上巢着几窝老鸦，纷纷的由别处飞来，站在树枝上，翘着尾巴乱叫。柳树外边，正泊着一只新到的船，叮当叮当，拖着铁链下锚。这个当儿，船舱里正钻出一个中年汉子，站在船头上一看，只见树丛子里伸出一根竹竿，挑出一幅酒幌子来。酒幌子下面，列着一幢屋子，远望好像是个铺面。这汉子不由得笑了起来，说道：“在洲湾子里躲了两天的风，闷得发慌，这遇到酒馆子，要喝他一个痛快！船老板，这是酒铺子吗？”船老板在后舱伸出头来，笑道：“柴先生，这是朱老头酒铺子，有的是好酒。他铺子还有两样好东西，你不能不去尝一尝：一样是糟雁，一样是咸鱼。他本来带打鱼，到了秋天以后，他打得大鱼，都把咸起来，挂在风头上一吹，留到开了春再卖；那糟雁是这江后湖荡子里用鸟枪打得的，他宰剥得干净，先是把盐卤着，后来就用自己家里的酒糟糟上。你要去喝酒，他大块的了。够你喝醉的了。”那汉子听说，跳下船去，向酒店里来。顶头就碰见一个六十上下的一个老人，后面跟着一个二十上下的姑娘。那个老头子，穿了一件蓝布短夹袄，横腰束了一根青布板带，在布带里，斜插一根拴荷包的旱烟袋。一部花白胡子，由两边耳根下向下巴下面一抄。脸上虽然瘦瘦的，那一双眼珠，可是还闪闪有光。头上戴了一顶薄片破黄毡帽，在帽子边下，戴着一束短纸煤。看那样子，就是一位精神饱满的老人家。这位姓柴的，拱了一拱手，然后问道：“老人家，前面就是朱老头子的酒店吗？”那老头子用手一摸胡子，笑道：“大哥，你认识朱老头子吗？”姓柴的道：“不认识，

我听说他家里的酒好，要到他家里去喝两盅。”那老人回头对那姑娘道：“你去收拾船上的鱼，我带这位客人喝酒去。”这汉子听了，问道：“你贵姓就是朱吗？”老人点头笑道：“我就是朱老头子。”这汉子听了，很是惶恐，连道对不住。老人笑道：“不要紧，我本来是老头子，不叫我这个叫什么呢？”他一挥手，那姑娘自向河下而去，他自带姓柴的到酒店里来。

这里敞着店门，正对着河下，拦着门也有两棵小些的柳树，和一棵樟树。那樟树叶子红了一大半，被一抹斜阳照着，倒是好看。临着门外，架了一座小芦席棚，一列摆了几副干净座头。老人高喊道：“蛮牛，有客人喝酒！”当时屋子里答应一声，走出一个粗眉大眼小黑胖子，他手上拿了一块抹布，将桌子擦抹了。老人道：“你把陈缸里的酒，给这一位客人打一壶来。”因又笑着对姓柴的道：“你这位大哥，大概也听说我这里的咸鱼糟雁好吃，各样给你要一碟子好吗？”姓柴的道：“好好！多来一点不妨。”说这话时，看那老人取下帽底下的纸煤，在身上掏出铁片火石，敲着将纸煤燃着了，于是，取出旱烟袋，衔着口里吸旱烟，背了两手，靠住芦棚的小柱，向河外看去。蛮牛将酒菜送上，姓柴的一双眼睛，只向这老人浑身上下打量。蛮牛便问道：“你这位客人，认识我们老爹吗？”老人一回头，姓柴的起来拱拱手道：“老人家，我请你坐下来，同喝两杯，好吗？”老人笑道：“客人请便，我还要下河去收拾鱼船。”回头对蛮牛道：“这位客人要酒要菜，只管送来，不必算钱。”说毕拱一拱手，衔着烟袋下河去了。姓柴的连说不敢，他已去远了。姓柴的喝着酒，便问蛮牛：“这老人家号什么？一向就在这

里卖酒吗？”蛮牛道：“他老人家号怀亮，一向就在这里卖酒，可是人家都叫他老朱爹。”姓柴的道：“他老人家很有精神，我看是个武艺高强的人。”蛮牛微笑道：“他老人家只会打鱼，没有什么武艺。就只一层，他老人家好交朋友。你大哥要酒，我就去取来，他老人家说不要钱就不要钱的。”说毕，抽身就进店房去了。姓柴的见蛮牛不肯说，越是奇怪，见有一个十三四岁的小男孩子，在扫店房里的地，便想问他两句。

一走进店门，只见左壁墙上，悬着那四首诗的大字条幅，笔力雄劲。一念那诗，“打鱼卖酒楚江滨”之句，又有“犹有红羊劫后痕”之句，似乎这不是古人所作的诗。最奇怪的是第二首，“一样江湖摇落恨，秋来无计慰桓温”，无论如何，这不是一家酒店里所应贴的字句。于是从头到尾，重新念了一遍，一面念着，一面点头。最后看见所落的款，乃是“留赠楚江春酒店主人，游方老道士江湖散人笑涂”。后面只写了干支，没有载明文字的年月。便长叹了一口气：“英雄不遇时机，今古都是一样。但是既然不肯说出来，为什么倒写了出来？”这时，那蛮牛出来了，问道：“你这位客人，还要喝酒吗？”姓柴的道：“我不要喝酒了，但不知道你们老爹什么时候回来？”蛮牛道：“也许就回来，也许今天晚上不回来。你看，前面大江，一点风浪也没有。今天晚上，又是好月亮，说不定他老人家要出口去，到江里去打鱼。”他说时，指着对岸一片芦洲。芦洲之外，一片白色，和江南几点远山相接。那江水被晚烟笼罩，隐隐约约，不能十分清楚。这一片白色，便是滚滚大江了。姓柴的看时，果然大江像一片白练，铺在地上，一点浪头也没有。说道：

“他老人家不一定今晚上回家，我也不在此多候。这酒菜我不客气，就奉扰了，不知道你宝号里有柬帖没有？”蛮牛道：“这个地方，哪里有柬帖？”姓柴的道：“没有柬帖，找一张红纸也可以。”蛮牛道：“那还可以找得出来，请你等一等罢。”去了一会儿，找出一张半旧的红纸片来。姓柴的用手裁得整齐了，要了笔墨，在纸片上楷书了一行字：晚生柴竟顿首拜。写毕，交给蛮牛道：“你老爹回来了，请你把这个草帖呈送。拜托你大哥对他老人家说，就说我叫柴竟，是江西新淦人，因为到江南九华山去朝山，所以由此经过。我看他老人家，是一位不遇时的老英雄，愿意请教他老人家。回来了，请你到河岸上去叫我一声。那柳树外面，一只江西雕尾船，就是我们的船。你大哥叫一声，我就再来拜访。”蛮牛笑道：“这倒可以，就是怕他老人家今晚晌不能回来。”柴竟道：“不回来也不要紧，明天再来拜访罢。”说毕，告别回船。进了船舱，舱里已经点上油灯，同舱的客人，各人缩着腿坐在铺上，彼此闲谈。柴竟别有心事，舱里也坐不住，走出舱来，便在船头上闲眺。

这个时候，天色已然十分晚了。这是九月初头，一轮新月，早临在天上，影子落入河心。这是通江的一道小河里，一面是渔村，三面是芦洲。芦苇长得丈来长，正是开花的时节。月亮下面，恍惚芦丛上面，洒了一层薄雪一般。晚风一吹，那鸭毛似的芦花绒，飘飘荡荡，在半空中乱舞，看去更像下雪，倒是有趣。河里被江潮簸动，也有点小浪，打着船舷，劈劈拍拍的响，越是显得这河下清寂，岸上也没有声息，就是柳树里和芦苇丛里放出几点灯火之光。柴竟站立了一会儿，忽然一阵晚风由西南吹来，吹得头发向东飘动，因

道：“船老板，转了风了，明天一早就开吗？”船家推开篷，伸出头来一望，先说了一声好风，笑道：“这样好的风，我们明天，可以赶到殷家汇，后天可以到大通了。柴先生愿意在大通上岸，无论如何，月半前，可以赶到九华山。”柴竟道：“我和你商量商量，明天早上停半天开船，行不行？”船家道：“那不行，我答应，这一船的客人也不答应。这好的天气，顺风顺水，不赶一程路，还等什么時候？”柴竟一想，船家所说也是，哪有遇到顺风不开船的道理，也就不再作声。因见岸上一片好月亮地，就站在船边，轻轻一跳，跳上岸来。

他信脚走了一箭之远，有一个茅草牛棚，却没有牛，棚外便是一片草地。心想：这两天坐船坐得血脉停涩，不好舒展，何不在这月亮下的草毡上打两路拳脚，活动活动。于是更望前走，走到一排篱笆后面，忽听得有一个人喝道：“小鬼！老爹总告诉你不要动手动脚，你还是这样闹！你只管把本事拿出来，我是不怕的。若是打了碗，老爹问起来，不许赖我。”接上有一个小孩子的声音说道：“你既然不怕，趁老爹大姑娘都不在家，我们较量较量。”柴竟一听这两句话，不由心里一动，便轻轻的走到篱笆根下，用手扒开一些篱笆上的藤叶，向里观望。看那说话的两人，一个是蛮牛，一个是在酒铺里扫地的孩子。那院子里地下，一路摆着有二三十个石球，石球远看去，小的有碗来大小，大的就比人头还大，圆滚滚的，光滑滑的，没有窟窿，也没有柄。那小孩子蹲在地上，拣着石球，不问大小，就向蛮牛这里抛来。蛮牛离那小孩，有个三丈多路，左手托住一叠碗，站在月亮下。那小孩子将石球抛来，他只顺手一接，如接住棉絮团一

般，轻轻的接着，就向地下一放。左手托着一叠六七只碗，响也不一响。柴竟一见，不由心里连叫几声惭愧：这种既光又圆的石球，只要是巴掌握不过来，无论大小轻重，不容易抓起，那小孩子一伸手下去就抓起来，手下这种气力，就不可捉摸；这样沉重又圆滑的东西，蛮牛只随便在空中捞住，腰也不闪一闪，功夫更大了。柴竟一直看见那小孩子把地下的石球都抛个干净，蛮牛一个也不会漏下。那小孩子见石球已经完了，抽腿就跑。蛮牛笑道：“这时放过你，等我把碗洗完了，我必得和你较量。”柴竟一看之后，自己警戒着自己道：像你这样的本领，还要在这里献丑吗？那真是班门弄斧了。抽转身，依然顺着来路，回到河下，就只轻轻一跳，站在船头上。

舱里的搭客，还是说得很热闹。柴竟心里事情未曾解决，钻进舱里也不说话，展开铺盖，倒身便睡。睡在枕头上一想：自己出门，原是想寻访名师，遇到这种人，若不去讨教，还待何时？现在西南风正吹得有劲，天一亮，大概就要开船。今夜若不下船，这机会便错过了。本待和船家说明晚上就下船，又怕客多了，疑神疑鬼反不妙。好在自己的船饭钱都给过了，暗下上岸，船家也不会疑是偷跑。因此趁灯火还是明亮的，有意无意的把一些零碎东西，放在网篮里。自己行李本来简单，又没有带箱杠，捡齐之后，依然睡下。船家在后舱听到有些响动，便问道：“客人，前面什么响？”就有一个客人抢着答应道：“我们还没有睡哩！天气这样早，还有什么毛贼敢上船不成？”又有一个客人道：“我们一年之内，在长江内河里，哪月不走两三回？敢说一句大话，江湖上的事，大概知道一二。漫说我们是醒的，就是睡

着了，船篷上掉下一根针来，我们也会听响动。”船老板道：“但愿如此就好，我不过说小心为妙罢了。”说毕，大家就不再提。柴竟听着倒添了一桩心事。睡到半夜，装着起来小解，推开舱门，便到船头上来。那一轮新月，已经不见，剩了满天满河的星光。听听舱里边，那几个客人，睡得呼声震天。这且不去管他，走回舱轻轻的将铺盖一卷，夹在左肋下，右手提着网篮，复又钻出舱门。看看这船头，离岸只有五尺远，便带着东西跳了上去。

这个时候，要到村里去投宿，当然不行，河边凉风，也受不住，且到前面牛棚里暂住半夜。主意打定，便走进牛棚子里来，放下东西，坐在稻草堆里，就靠着铺盖卷睡了一觉。睁开眼时，红太阳已晒到牛棚外，于是站起来，整了衣服，提着东西，走出牛棚。一看河岸下自己坐来的船，已不见踪影，大概天没亮就趁顺风走了。于是慢慢的走到朱家酒店门前，还在昨天的座位上坐下。那蛮牛正在擦抹桌凳，见了柴竟，便道：“柴先生你真早！这个时候，你就到了。”柴竟道：“坐船的人，是起得早的。朱老爹昨天晚上回来了吗？”蛮牛道：“回来是回来了，不过他老人家到家时，天快要亮了。这个时候，他还睡不多久，我不便去把他叫醒。”柴竟道：“不要紧，由他老人家去睡罢。我的船已经开走了，我是特意留在这里，拜会朱老爹的。你不看见我带着行李吗？我那个拜帖，你大哥一定送给朱老爹看了，但不知道他老人家说了什么没有？”蛮牛道：“他老人家昨晚打了一晚的鱼，回来是累极了。你那张拜帖，看我是送给他看了，他老人家等着要睡，也没有吩咐什么就睡了。要不要喝一壶早酒？”柴竟道：“早上不喝酒罢，还没有见着他老人



家先就喝得酒气熏天，那也不恭敬。”蛮牛笑道：“柴先生实在是讲礼，要见老前辈，酒都不敢先喝。我先给你预备茶水罢。”于是给柴竞张罗一阵，自去料理店事。

柴竞坐在芦棚底下，一直喝完两壶茶，太阳已经快正中了。看看朱怀亮，依然没有出来，本想问一声蛮牛，又怕这事过于冒昧，只得还是忍耐着。一直又到了中午，看看隔壁邻居的烟囱里，向半空里冒着一缕青烟，大概是人家烧午饭了，自己肚子里灌了两壶浓茶，枯坐了三四钟头，未免有些饥饿，就站起来，背着两手在太阳里面踱来踱去。踱了一会儿，又慢慢的走到河岸上看看江水。在自己看来，这又是好一晌子了。回头一看，酒店里朱怀亮虽没有出来，自己原来坐的桌上，却摆下许多饭菜碗。蛮牛迎上前来，笑道：“柴先生，天不早了，大概饿了。别的什么没有，昨天晚上老爹打了许多大鱼来，给你煮上一条，请你喝口鲜汤罢。你吃过饭，老爹也就醒了。”柴竞走上前一看，摆了许多荤素菜：一只大海碗，盛着一条红烧鳊鱼；一碗拳头般的大块牛肉；一碗糟雁；其余还有两三样青菜豆腐；另是一把小西瓜锡壶，盛着一满壶酒；一只小瓦盆，盛着一满盆子红米饭。柴竞一看饭菜这样丰盛，连向蛮牛道谢。蛮牛笑道：“不瞒你说，我是不敢作主，这是大姑娘预备的。菜只有这些，你要酒要饭，都可以再添。”柴竞真不敢喝酒，只坐下去吃了四大碗饭。吃完了饭，蛮牛问道：“这就够了吗？”柴竞道：“这半个月坐在船上，没有走动走动，饭量很小。这菜口味很好，我已算吃得很多了。我要问一句很冒失的话，你说的大姑娘，就是昨天跟着朱老爹下河去的那个姑娘吗？”蛮牛道：“是她。大姑娘说，吃完了饭，回头要和你谈谈。”柴